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金凤箫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金 凤 簪

李 落 芝
苗 伸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金 凤 翳

Jinfengxiao

李 落 苗 北 选 编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 6 段 1 里 2 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大 连 印 刷 工 业 总 厂 印 刷

字 数：220,000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9,805

责 任 编 辑：林 辰

责 任 校 对：杨 爱 璐

封 面 设 计：耿 志 远

ISBN 7-5313-0227-h/I·215 定 价：3.10 元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共收《金兰筏》、《引凤箫》、《炎凉岸》三种小说。这三部作品，都是七、八万字的中篇，不便于单行出版。因其稀见，故合编为一书，名之为《金风箫》出版。谨此说明。

目 录

金兰筏

第一回	田月生大启金兰社 閔文儿巧作玉面狐	3
第二回	送门包主仆同心 谈家务夫妻反目	12
第三回	通线索玩月遇强人 弄机关借花充爱妾	22
第四回	会假亲力战群芳 求秘术虛糜大鈔	30
第五回	泄露机关行毒计 寻思意蘊识雄才	39
第六回	万里驰驅辞故國 一時更變見初心	46
第七回	費口舌無益有損 打官司弄假成真	53
第八回	奉聖旨巡按兩浙 察民情昭雪冤案	58
第九回	鬼弄人閔文兒告狀 奸變畜田月生伸冤	66

第 十 回	严冬不辍诗书韵 半夜犹闻机杼声	71
第十一回	赏宫花御阶对策 赋海棠翰院标名	75
第十二回	念糟糠真心却配 忆父母上本辞官	79
第十三回	善调停转祸为福 权将就有吉无凶	84
第十四回	众翰林朝堂保奏 两姊妹闺阁争婚	88
第十五回	情深结发先通信 孝忆生身欲立功	93
第十六回	未赈饥先收健壮 欲施功预防豪强	97
第十七回	经济一时安社稷 桑麻四野起讴歌	103
第十八回	达圣聪婿叨翁惠 回天意子报亲恩	108
第十九回	彻金莲奉旨完婚 沾玉粒还乡祭祖	111
第二十回	贤淑相逢双绣户 诗篇重赋万花园	114

引凤箫

第一回	白眉仙庭燎雷鼓 黄犊客角挂珊瑚	121
-----	--------------------	-----

第二回	赠金帛义释飞神 建碑亭爱留隐士	129
第三回	会计才职失三司 威福权诛行百辈	135
第四回	侠士途垣酬大德 祥关税驿识长途	142
第五回	袒腹客香闻兆梦 琐猥人粉壁题情	149
第六回	西序宾以牛易马 北窗梦致雨腾云	157
第七回	十咏难酬觉踢踏 一词重睹知真赝	164
第八回	诘鸿才海棠四种 订大盟琥珀双环	172
第九回	历遍烟波回故里 相求声气各天涯	180
第十回	西湖泛神机式告 南雁归天伦攸叙	187
第十一回	烛灶奸自惭鹰犬 泰岳尹亲送鸾凰	194
第十二回	截渡羸资登彼岸 分庄娶室续前弦	202
第十三回	荐故交草章纳款 表遗贤刻石流芳	209
第十四回	双缔婚姻全友谊 参题榜额谢皇恩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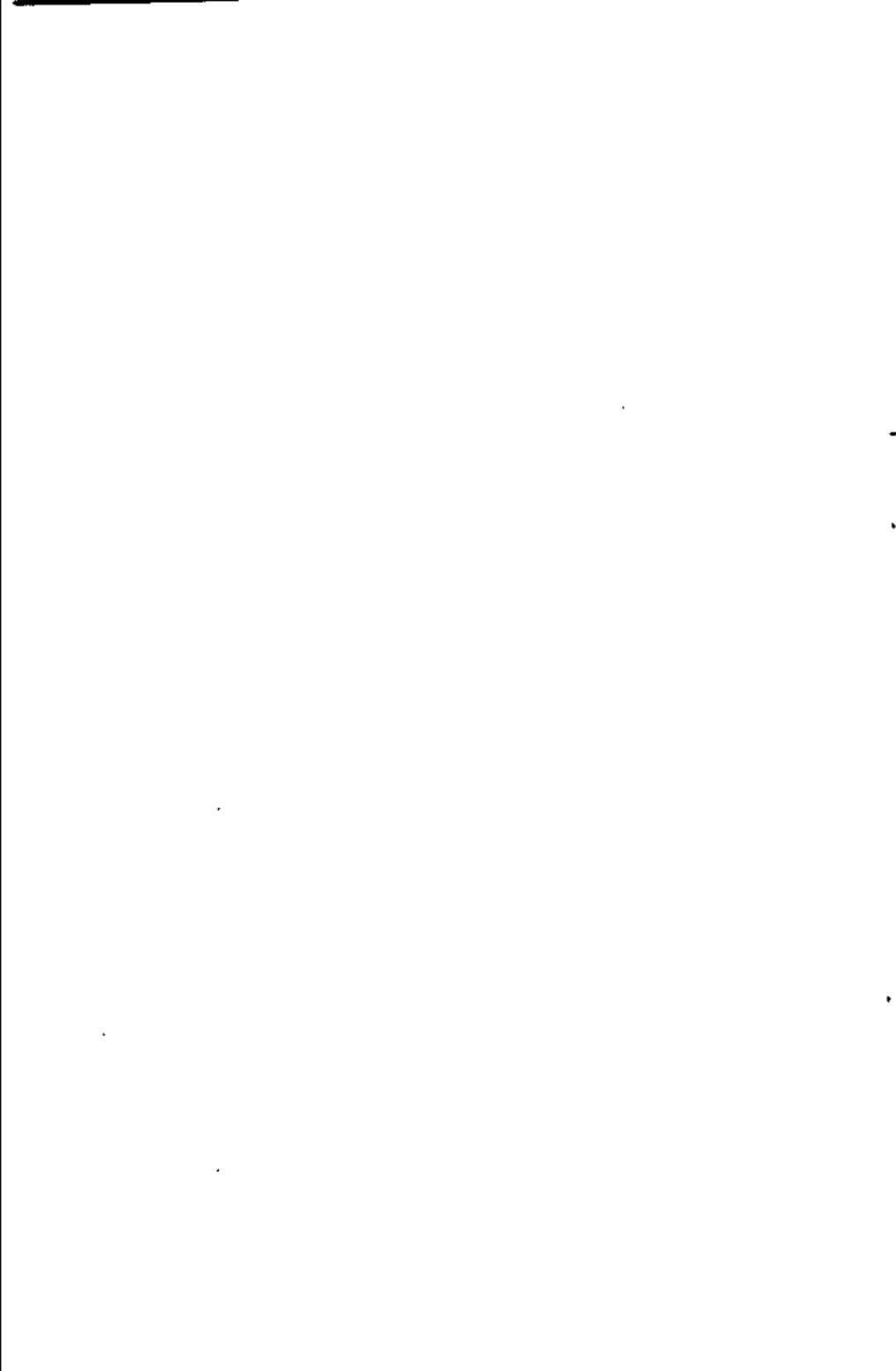
第十五回	功成马鼠封三尺 寿进霞旛祝八秩	223
第十六回	单鞭重系高低角 双桂齐登大小科	230

炎凉岸

第一回	无意重交游 假头巾 富儿趋势 有心招疑洽 指腹孕 肖子证盟	235
第二回	姐弟同谋激姐夫 耻贫贱而悔约 亲翁诡计逐亲母 乘患鸩以快心	247
第三回	梦观音苦中作乐 缚和尚死里逃生	253
第四回	滴蓬漂没贫家妇看尽炎凉 惊散婚姻御史台尚存风烈	268
第五回	辞婚媾贞女事空王 治强梁穷员遇天子	279
第六回	忠言遇主老公公膝下无儿 孝道寻亲大哥哥眼中识弟	286
第七回	我昔凌他 他今制我 势利徒满面羞惭 亲而不贵 贵者为亲 歹侧儿 穿身罗纲	294
第八回	永福庵夫妇重逢 巩昌府父子会面	301

金 兰 筷

惜阴堂主人 编辑
绣虎堂主人 评阅
苗 壮 校点



第一回 田月生大启金兰社 阎文儿巧作玉面狐

词曰：

笔向江淹借得来，洗将陈腐露新裁。不须白凤胸中吐，自有青莲舌上开。

徒笑骂，漫诙谐，伦常攸系莫闲猜。锦心绣口须珍赏，偌大文章岂易才。

右调《鹧鸪天》

窃闻五伦之内，朋友居其一。自汉以为朋友可以不交，不知朋友之伦绝，则人自为人，我自为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与禽兽何异。所以古来自头如新的朋友，志同道合，如管鲍称知己，陈雷似胶漆，这才是真正朋友。但凡交朋友的，全要生得一副识英雄的俊眼，结识得正经朋友，肝胆义气的，只消一个两个，便胜于千百。若是眼睛不认得人，见解又参不透，混混沌沌的去交朋结友，玉石不分，好歹不识，只恐相识满天下，知心无一人。不但没有知心，错交了一班坏人，做圈套，逞虚花，弄得倾家荡产，惹祸招非，丧品行，损声名，那时懊悔已是迟了。在下看见，甚是不忍，因此把近代一段新闻，衍成《金兰筏》一部奇书。使交朋友的看了这书，只当苦海中遇了宝筏，方晓得分辨奸良，识认

是非，不去受人引诱，亲贤远恶，保了许多身家，全了许多名节。不要当做小说，只当做典谟哲话一样，为父兄的，便当教子弟们熟读了，方才出去结交朋友，然后无弊。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话说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杭州府有一个乡宦，姓田名华，号实君，乃乙未进士出身，初授山东青州府理刑，后升到江南江苏布政。宦囊丰富，真是堆金积玉，罐朽米烂，部里见他如此殷实，便内升了他都察副都御史。田实君见内升显要，甚是欢喜，带夫人乔氏，一同进京赴任，家中事业，交付与公子收管。这公子名中桂，号月生，年方二十，娶了虞按察的女儿为妻。田公子为人伶俐聪明，多才好义，性喜结交，更能扶危济困，号做小孟尝。只是凡事好胜，专务豪华，因父母进京去了，他便在家中任意挥洒，朝朝宴饮，夜夜笙歌。那西湖上，他家有一座花园，名为万花园。里面朱槛画槛，舞榭歌台，不异蓬莱阆苑，田公子常常到里面赋诗。一日正值季春天气，风光明媚，鸟语花香，田公子带了几个家僮，携了游具，到万花园来玩耍。家僮将酒肴摆设路立两旁，田公子独自一个满饮香醪，开怀玩景。看官，你道田公子这般富贵，为何无一个相好的朋友，大家游玩？有个缘故，原来田公子年纪幼小，一向随父母在任上，所以这本地并无朋友。那日田公子坐了半日，忽然长叹，郁郁不乐。家僮中有一个敢言知事的，叫做可郎，便上前问道：“大爷有何心事，这般忧闷？老爷做了这等大官，家私百万，还有甚么不称心处，自惹愁烦？求大爷对小人说知，或者可以分忧，也不可知。”田公子把双眉一皱，又叹一口气道：“我想士农工商，各有其类。那读书的，就是箪瓢陋巷，也有几个同志的课文讲业；那种田

的，就是茅檐草舍，也有几个同伴的耕耘收获；至于做手艺的，为客商的，就是在本地，在异乡，也一定有几个同事的，大家会在一处，说说笑笑。可见世上的人，没有一个独立的。独我田月生，空读了满腹诗书，竟不曾交得一个朋友，岂不是个呆公子了！因此恼闷，不觉长叹。”可郎见公子说出心事，便应道：“这个怪不得大爷烦恼，小的如今有一个妙法在此，未知大爷意下如何？”田公子便问道：“你有什么妙法，可快说来。若是合得我意，能解得我忧闷，我便重重赏你。”可郎道：“小的向日在书房中跟随大爷读书的时节，闻得师爷道，古人会朋友，作诗作文，立一个社，传一个启，便大家一齐来。如今大爷有这声势，那一个不奉承，那一个不钦仰。大爷若嫌朋友少，只消立起一个社来，传出一个启去，包管众朋友一齐来到。”田公子听了，喜得眉开眼笑，拍手大赞道：“此计甚妙！依你依你。只是社有社名，今日此社叫做什么社好？”想了一会道：“有了，我闻得《易经》上说，朋友相与，有金兰之契，我此社原是为朋友立的，就叫做金兰社便了。”可郎赞道：“好一个金兰社！名字甚是好听。只是还要做一启传出才好。”田公子是个有才的人，因说道：“这个不难。斟酒来！我一面饮，一面做便了。”众家僮斟酒起来，也有取笔的，也有捧砚的，也有研墨的，也有裁纸的，忙做一堆。田公子饮了几杯酒，思想了片刻，便提起笔，先书“金兰大社启”五字，后写道：

盖闻人伦初定，友道先开。往来酬酢，本乎民彝物
则之良；契合绸缪，等夫地义天经之大。是以欲通声
气，端赖良朋；思淑性情，务须好友。桂也不才，风尘
碌碌，久随父训，未谙交情。当此绿柳黄鹂之日，酒切

苍烟白露之思，敬扫荒园，特兴大社。谨选本月十三日，不羞鄙陋庸才，敢屈贤豪至止。或作诗歌，或宣丝竹。茶烹雀舌之青，酒煮梅花之碧。金兰启出，倘期惠然有来，幸勿或我遐弃。

月生田中桂拜传

田公子做完了启，对可郎说道：“你是一个有识的，这件事便差你去做。你可将这启儿，到刻字店中刻一块板儿，讨上好花笺印下，或贴通衢路口，或贴庵观寺院。今日是初五了，到十三尚有八日。你可吩咐官厨，准备酒筵，随时听用，不可有误。”可郎应诺而去。田公子此时开怀畅饮，饮了半酣，起身引众家僮同府，专等十三日开社不提。正是：

细听春树嚶嚶鸟，语语皆成求友声。

话说田公子叫可郎将《金兰社启》刻成刷印了，两三日满城贴遍，都知道田公子开社会友。那杭州城中，也有富贵子弟的，也有中等人家的，也有腹内粗通的，也有一技之长的，纷纷传说，皆欣然欲去结交他。也是田公子合有魔头，不期传说入一个人耳朵里去。这人是谁？乃是杭州城中的光棍，姓仇名九，自小是龙阳出身，后来年纪长大，生得赤面多须，龙阳之道不行，因而代后辈龙阳做些牵头，赚些钱钞，觅些酒食。不但龙阳，就是官妓私娼，无一个不熟，所以贵家公子，富家浪子，但是好此道的，无人不去寻他。因他胡须，人都不叫他仇人九，只叫他做仇胡子。这仇胡子当日看见那《金兰社启》上有“或宣丝竹”一句，便大喜道：“好了，好了，我老仇在此一句上有些机会了。”便对一个同伙姓翟名有志商议道：“翟兄弟，如今田公子开金兰大社，我们可去走走？”翟有志道：“仇哥，你说那里的话！

我这杭州城中，如田公子这样富贵，能有几家，一向要去会他，无门可入。如今他开这金兰大社，正是我弟兄的机会，怎么不去走走！”仇人九故意慢慢说道：“不是我懒怠去，我想田公子乃是富贵人家，他相与的，毕竟也是富贵人家。今你我又没文才，又没钱财，恐怕攀他不上。”翟有志道：“仇哥你错了。我们二才俱无的人，全看相识几个大老官，提携带挈。我想田公子这样富贵，他若双手推我们出来，我还要老着些脸儿挨进去哩。我们到那里，只消把四句秘诀记清了，便是进身之计。”仇胡道：“是那四句？”翟有志念道：

“声色场中引诱他，犹如锦上又添花。

书生隔绝还防直，莫让清闲坐在家。”

胡仇子听了，问道：“翟兄弟，你这四句，到也好听，只是我才学浅，讲说不透，求你分解分解。”翟有志道：“这是照望祖师当日留下来的格言，我讲讲你听。‘声色场中引诱他’是将声音美色，去勾引那富贵人家的子弟。‘犹如锦上又添花’，是说那富贵的人家，已是闹热好看，我们遇他，只把那闹热好看的事去撮弄他，就如嫖官妓，包私娼，弄小官，学拳棒，斗鹌鹑，养蟋蟀，买鹰犬，制行头，打马吊，掷骰子，但凡热闹的事，就去勾引他。若是买田置地，读书作文的事，切不可说与他听。为何说‘书生隔绝还防直’？天下惟有书呆子可厌，动不动谈诗讲文，那富贵的人，一好了诗文，那些声色的事便讲不入了，所以说‘书生隔绝’。怎么说‘还防直’？天下又有一等直人，见富贵的人做些有趣的事，便不顾惹厌，只是说做不得，将我们的衣饭碗，被他三言两语就打破了。这样人，须要用计防他。末一

句说‘莫让清闲坐在家’是说他们要引诱富贵人家，切不可放他清清闲闲坐在家中，须要把那些闹热的事，日日夜夜去舞弄，他自然没工夫去谈诗讲文，说古论今了。”仇胡子听了，连连赞妙道：“好兄弟，今日请教了你，长了许多智谋。田公子这件事，随你调度便了。”翟有志道：“我有一个绝妙的安排在此。那田公子是富贵之人，再无不好声色的。那金兰启上明明说道‘或宣丝竹’，我们这一班兄弟里面，如卜三哥是绝好的琵琶，阮九官是上样的弦子，凌二官的笛，殷大官的箫，都是在数的了。我们今日便去约齐了，到十三日，大家同去吹弹起来，不怕他不欢喜。”仇胡子道：“我们两个人去做甚么？”翟有志道：“我的十八腔，你的陈郎腔，都是好的，他们吹弹，我们唱罢了。”仇胡子道：“说得有理。只是还有一个人，还是叫他去，不叫他去？”翟有志道：“是那一个？”仇胡子道：“阎文儿。这厮可带他去否？”翟有志道：“要带要带。那田公子是个少年人，岂有不好标致小官的？一定要带他去。我们两个人不要说闲话，就去约这班人才好。”仇胡子道：“说得是，我和你同去。”二人遂起身出门，同去约人不题。正是：

只因一个金兰社，奸宄贤人接踵来。

话分两头。天下有小人，又有君子，有奸宄，又有豪杰。此时有一个姓元名度，号正文，是河南洛阳人，年方二十四岁，多才博学，词赋似珠玑，文章如锦绣，且肝胆映雪，义气凌云，因游西湖，寓在昭庆寺内。当下见了《金兰社启》，遂欣欣说道：“如今这些纨袴之子，只晓得自己尊大，就有几个同伴，不过都是些帮客之流，谁肯虚怀若谷，借交有道。这田月生做了贵介公子，还肯出启会友，可见在交道上

也是讲究的了。我元正文既到此间，又逢开社之时，岂可不去赴社！待等十三日，须索去走一遭。”

光阴迅速，瞬息已是十三。田公子清晨起来，梳洗毕，就到万花园来。只见那园门大敞，里面结彩为棚，张锦为幔，花柳争妍，沉檀扑鼻，满园都是花梨紫檀，十分齐整。家僮小厮，管茶的管茶，值酒的值酒，分拨已定，专候赴社的到来。

再说元正文，自见了《金兰社启》，便心心念念，要会晤田月生。到了十三日，早早起来梳洗了，就带一个小厮，走到金兰社来。门上人见赴社的到了，忙报知田公子。田公子出来迎接进去，行礼坐下，大家叙了寒温，问了姓氏，一见如故，颇有相爱之意。田公子诗兴发作，便问道：“元年兄如此丰采，定是风雅中人，不知今日有兴做诗否？倘惠我珠玉，足徵眷爱。”元正文道：“小弟此来，原因赴社而至，况如此良辰美景，岂有无诗之理！但是以何物为题，幸求明示。”田公子想了一会，因说道：“元年兄，小园此堂，名为长松堂，因有大松二株，所以即此命名。年兄不弃，请以长松为题何如？”元正文道：“领教，领教。”家僮听见说要做诗，就将文房四宝排上。元正文提笔写道：

养成鳞甲势参天，肯与群芳斗小妍。
劲节岂因风雨节，苍颜不受雪霜怜。
能容高士长箕踞，惟有奇峰作比肩。
寄语主人休爱惜，化龙飞去在今年。

元生题毕，递与田公子看。田公子看完，满口称美，连声道妙，恨不得低头下拜，因说道：“我小弟不枉今日开社